

學術論文

影響南韓民意對美韓聯盟態度因素之研究

Factors Influencing Public Opinion toward the U.S.-ROK Alliance

楊文楓 *Man Fung Yeung*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Doctoral Candidate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Strategic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摘要 / Abstract

在南韓民主化後，民意對南韓外交政策產出的重要性進一步提升，使南韓政府在應對與美國的同盟關係時必須要回應民意的訴求。雖然既有的研究嘗試分析影響南韓民眾對美韓聯盟的態度，但是大多數的研究只從單一案例中分析個別因素的影響。因此，為了分析何種因素在影響南韓民眾對美韓聯盟的態度扮演重要的角色，本研究將會採用量化分析方法檢視多個因素對此議題之間的關係與其重要性。從本研究的分析中發現，當民眾認為北韓對南韓國家安全構成威脅，認為美韓雙方的利益一致時，民眾越有可能對維持美韓聯盟持正面的態度。反之，當民眾認為駐韓美應撤出南韓，以及認為中國為南韓的所帶來的利益比美國重要時，民眾對美韓聯盟持正面態度的可能會隨之減少。

Since the liberalization in South Korea, public opinion has played an essential role in influencing Seoul's foreign policy generation. In this case, it is

essential for policymakers to pay attention to public opinion when they interac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 ally of South Korea. Although the existing research provides factors influencing South Korean public opinion toward the U.S.-ROK alliance, it adopts case studies without empirical support. Hence, this research adopts quantitative research to investigate which factor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influencing the South Korean public attitude toward the U.S.-ROK alliance. In this research, I found that when people in South Korea believe North Korea causes a threat to South Korea's security, and favor the United States increase his/her support for the U.S.-ROK alliance. Otherwise, people believe the United States Forces Korea (USFK) should withdraw from South Korea and expect to ensure a positive interaction with China decrease the likelihood of supporting the U.S.-ROK alliance.

關鍵詞：美韓聯盟、南韓、北韓、民意調查

Keywords: the U.S.-ROK Alliance, South Korea, North Korea, Public Opinion

壹、前言

在韓戰結束後，大韓民國（下稱南韓）與美國簽署〈美韓共同防禦條約〉，美韓雙方締結正式同盟關係。¹ 南韓在美韓同盟中雖然獲取美國的安全承諾，以抵禦來自北韓的威脅，但是南韓需要犧牲部分主權，以維持與美國的同盟關係。例如，南韓需要將戰時指揮權（Wartime Operational Control）交由美國，使南韓無法完全指揮本國軍隊的權力。² 另外，由於南韓受制於美國，使南韓難以自主地制訂自身的國防政策，以應對東北亞局勢的變動以及美國可能對南韓減少安全承諾後所帶來的負面影響。³ 在這背景下，南韓回應北韓以及區域風險的選項為之受限。⁴

然而，隨著南韓國力日漸提升，以及 1980 年代以來國際格局的變化，首爾有更多的政策選項回應東北亞局勢的發展。例如，南韓在漢城奧運以來強化對「北進政策」（Nordpolitik）的實施，以強化南韓與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集團成員國的關係，使南韓在國際上對北韓有更大的議價能力與平壤政策競逐代表大韓民族的合法性。隨著南韓與前蘇聯以及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使南韓在維持自身的安全上並非單靠與美國的同盟關係，而是同

¹ Victor D. Cha, “‘Rhee-Strait’: The Origins of the US-ROK Alli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15, no. 1 (2011): 1–15.

² Kyung-young Chung, “The Training of Wartime Operational Control for Entering a New Era,” *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33, no. 1 (March 2021): 67–94.

³ 在冷戰時期，美國為了阻止南韓故意向北韓挑起衝突而使美國捲入兩韓之間的衝突，因而利用聯盟關係削弱南韓的自主權，使南韓在安全以及政治層面上受制於美國。在此情況下，當美國減少對南韓的安全承諾時，南韓更容易遭受「被遺棄的困境」（Abandonment anxieties）。參考：Victor D. Cha, *Powerplay: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Princeton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⁴ 在 1970 年代，美國為了應對越南戰爭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以及推動美中關係正常化，美國設法減少對亞洲的盟友的安全承諾。在此背景下，南韓為了提升應對北韓的能力，朴正熙政府設法研發核子武器。然而，而於美國擔心南韓發展核能力後使區域局勢進一步緊張，因而壓制南韓發展核武。參考：Jaewon Lee, “Why Did the United States Choose Assurance or Coercion to Terminate the ROK’s Nuclear Pursuit?” *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34, no. 1 (March 2022): 1–19.

時採取多個政策選項應對北韓威脅。⁵

再者，隨著南韓民主化，使南韓國內的政治光譜進一步擴大，使更持不同政見、來自不同地域以及社會階層的聲音進一步影響南韓政治生態的發展。此現象更會進一步影響南韓對美國的聯盟關係。韓國在民主化後的政治光譜以「保守」（Conservative）以及「進步」（Progressive）勢力區分彼此的政治立場；兩者之前的外交政策取向亦南轅北轍。就對北韓政策而言，兩派勢力均認為北韓是南韓的威脅來源且必須要提升自身的防禦能力，以抵禦北韓可能對南韓的進犯。然而，在應對北韓的態度上，兩者亦有其相異之處。「保守」勢力的政治菁英認為南韓對北韓必須保持戒備，以防止其的軍事挑釁影響自身的安全，而「進步」勢力認為，若果要緩和雙方緊張的關係，必須要使北韓感受到來自南韓的善意。⁶因此，「進步」勢力的政治菁英主張擴大對北韓的交往與經濟合作，以減少北韓對外挑釁的可能。另外，雖然韓國透過與美國維持同盟關係以抵抗北韓的壓力，但是兩者對美國的態度亦有所差異。「保守」勢力主張強化與美國的同盟的關係，甚至願意強化與日本的關係，以組成美日韓三邊軍事同盟，⁷而「進步」勢力則希望在同盟關係中獲取更多的主權，從而維護自身的民族尊嚴。⁸例如，在盧武鉉在任總統期間，駐韓美軍因為治外法權的問題使當地民眾與駐軍成員的司法糾紛問題無法解決，使當時的反美情緒日漸高漲。民意的壓力更使政府與美國就駐軍地位問題作重新的安排以及設法提升南韓在美韓聯盟中的自主性。

⁵ Tae Dong Chung, "Korea's Nordpolitik: Achievements & Prospects," *Asian Perspective* 15, no. 2 (1991): 149–78; Seung-ho Joo, "South Korea's Nordpolitik and the Soviet Union (Russia)," *The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7, no. 2 (Summer/Fall 1993): 404–50.

⁶ 關弘昌，〈民主化對敵國政策：台灣與韓國之比較〉，《全球政治評論》，第七十五期，2021年，頁25-44。

⁷ Jong-Yun Bae and Ki-Jung Kim, "A South Korean Perspective: Seoul's 'Pragmatic' Road to Trilateral Co-Operation," *Global Asia* 12, no. 1 (March 2017): 20–23.

⁸ Scott A. Snyder, *South Korea at the Crossroads: Autonomy and Alliance in an Era of Rival Powe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既有的文獻嘗試探討影響民意對美韓聯盟態度的原因。在盧武鉉時期南韓反美情緒高漲。主要原因在於在南韓民主化後更多要求南韓在美韓聯盟中獲取更多主權的聲音更一步影響社會以及政府的決策。另外，更多關於美軍在韓戰時期的舉措亦因為民主化後得以公開，包括與美軍在韓戰期間對平民過當的舉措以歷史檔案的形式向社會大眾公開並在南韓中社會傳播。此外，由於駐韓美軍獲治外法權，使駐軍成員與當地民眾出現司法糾紛時，相關糾紛亦無法從法律手段解決。該等現象使南韓民眾反美情緒的升溫以及要求南韓政府向美國談判，以在同盟政治中獲取更多的主權。

9

此外，民眾的政治立場以及現實政治的情況影響民意對美韓聯盟的態度。民眾的政治光譜會影響他們對美韓同盟的看法。其中，「保守」勢力的民眾認為北韓威脅持續，因此有必要保留與美國的同盟關係。另外，「進步」勢力的民眾認為首爾應對平壤採交往政策，以緩和平壤的挑釁。與此同時，就對美國的同盟關係中，「進步」勢力的民眾與菁英雖然了解維持對美關係的重要性，但是他們認為南韓應在聯盟中維持更多的主權，以保障本國的利益。¹⁰ 然而，隨著北韓挑釁的次數進一步增加，使南韓民眾重新反思首爾該採取何種政策回應北韓的威脅，包括對北韓提升嚇阻能力，以阻止北韓進一步的挑釁。¹¹

⁹ Sook-Jong Lee, "Ally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Changing South Korean Attitude," *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XVII, no.1 (Spring 2005): 81-104; Sangtu Ko, "The Causes of Fluctuating Anti-Americanism in South Korea," *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26, no. 1 (March 2014): 65-79.

¹⁰ Jung-Hoon Lee and Joe Phillips, "Déjà Vu in South Korea? Lessons from the 1992 Philippines Withdrawal,"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42, no. 4 (Winter 2020): 107-30; Ki-Jung Kim and Bo-hyuk Suh, "How to Move from Confrontation to Military Confidence-Building," *Global Asia* 14, no. 2 (June 2019): 18-24; David Shin, "A Cautionary Report: Resilience of the U.S.-ROK Alliance During the Pro-North Korea Engagement Era of Progressive Rule in South Korea," *North Korean Review* 15, no. 2 (Fall 2019): 59-89.

¹¹ Inhan Kim, "No More Sunshine: The Limits of Engagement with North Kore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40, no. 4 (October 2017): 165-81.

雖然上述的文獻均提供了影響南韓民眾對同盟關係態度的因素，但是既有的文獻採個案研究的方式歸納之，而非採用經驗數據與量化研究的方式討論何種因素在影響南韓民眾對美韓聯盟態度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本研究採用量化分析方法，探討何種因素在影響南韓民眾對美韓聯盟態度一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貳、影響南韓民眾對美韓同盟態度之因素

研究者於本節將會歸納影響南韓民眾對美韓同盟的可能因素。美韓聯盟成立的目的旨在抵禦北韓的威脅以及維持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另外，隨著南韓與中國關係的強化，首爾設法在安全問題上設法強化與北京之間的安全合作，以共同應對北韓的威脅。然而，由於美軍在東北亞地區的活動使中國認為自身在東北亞的利益受損。因而，中國政府設法阻止南韓與美國強化彼此之間的軍事關係，以保障自身的利益。因此，本研究以北韓、美國，以及中國的因素作為自變數（Independent Variables），分析該等因素在影響南韓民眾對美韓聯盟態度一事中所扮演的重要性。

首先，北韓因素影響南韓民眾對美韓聯盟的態度。美韓聯盟成立的原意，旨在應對與嚇阻北韓可能對南韓的挑釁。雖然北韓軍事挑釁對南韓安全構成威脅，但是民眾對政府應對北韓的方式以及就統一問題的態度亦會影響其對美韓聯盟的態度。「保守」勢力的民眾與決策雖然支持朝鮮半島的統一，但是他們認為北韓威脅持續。因此，為了維護本國的安全，南韓必須要維持美韓聯盟、對北韓維持嚇阻能力，以及在北韓兌現自身承諾後對其採交往政策。例如，李明博政府對北韓採取「開放、無核、3000」的政策方針，要求北韓實現國家的開放以及無核化後，南韓政府為提供經濟援助與交往，使北韓每年的國民生產總值達 3000 美元。¹²另外，朴槿惠政

¹² Scott Snyder, "Lee Myung-bak's Foreign Policy: A 250-day Assessment," *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21, no. 1 (March 2009): 85–102

府提出「信任政治」的方針，在維持對北韓的交往的過程中建立兩韓之間的信任，使北韓實現無核化的承諾。然而，一但北韓違背自身的承諾，南韓則對北韓採懲罰措施回應之。¹³換言之，保守陣營主張對北韓採有條件的交往政策，使北韓實現自身承諾。

相反，「進步」勢力認為南韓應對北韓採交往政策。「進步」勢力的支持者認為，採取交往政策有助緩和北韓挑釁的可能性。因此，雖然「進步」勢力的決策者仍然對北韓的挑釁有所防禦，但是他們強調對北韓施以經濟援助以及人道主義的支援。根據「進步」勢力支持者的邏輯，當北韓的經濟發展得以保證且解決人道主義危機時，北韓國內的穩定亦同時保證，因而減少對外挑釁的可能。¹⁴例如，在 1990 年代，金大中政府對北韓實施「陽光政策」，對平壤強化經濟與人員之間的互動，以及建立兩韓之間的信心建立機制（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另外，盧武鉉與文在寅時期均希望強化對北韓的交往與經濟合作，以實現兩韓之間的統一。¹⁵在這方面，他們認為與美國的聯盟關係限制兩韓之間的交往以及實現自身對北韓經濟合作的願境。因此，「進步」勢力對美韓聯盟持較負面的看法。

假設一之一：在其他條件不變下，南韓民眾認為北韓對南韓安全構成威脅時，其越可能支持維持美韓聯盟。

假設一之二：在其他條件不變下，南韓民眾越認為南韓不需要急於與北韓完成統一時，其越可能支持維持美韓聯盟。

¹³ Byung-se Yun, "Park Geun-Hye's Trustpolitik: A New Framework for South Korea's Foreign Policy," *Global Asia* 8, no. 3 (September 2013): 8–14; Geun-hye Park, "A New Kind of Korea: Building Trust Between Seoul and Pyongyang," *Foreign Affairs* 90, no. 5 (September 2011): 13–18.

¹⁴ Byung-Deuk Woo, "Why does North Korea Commit Provocations?" *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31, no. 1 (March 2019): 43–59.

¹⁵ Scott A. Snyder, *South Korea at the Crossroads: Autonomy and Alliance in an Era of Rival Powe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美國因素是第二項因素影響南韓民眾對美韓聯盟的看法。在此因素涉及兩項議題，包括民眾認為韓美之間利益的一致程度以及對駐韓美軍的態度。南韓與美國的聯盟關係中獲取美國的安全承諾，以抵禦北韓的威脅。¹⁶ 此外，在後冷戰時期，美韓之間的合作關係並不局限於應對北韓的層面，而且促進彼此之間的貿易，以及擴大雙方之間在非傳統安全問題上的合作。¹⁷ 然而，對於美國而言，美韓同盟的價值不但應對北韓的威脅，而且更用作維持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¹⁸ 因此，當美國試圖動員南韓配合自身的外交政策時，南韓的利益亦有機會受侵害。隨著在川普時期華府視中國為美國主要的挑戰者，華府推出「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以動員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盟友共同應對中國的崛起；¹⁹ 而南韓更是美國其中一個動員的目標。縱然首爾亦設法在中美之間維持平衡，以維持既有的安全與經濟的利益，但是首爾不但在中美大國競爭下南韓在中美之間採「平衡外交」的空間為之受限，而且更有機會捲入雙方的衝突當

¹⁶ Byung-Deuk Woo, "Does the ROK-U.S. Military Alliance deter Missile Provocations from North Korea? A Plausible Answer from Statistical Approach," *The Korean Journal of Security Affairs* 25, no. 2 (2020): 102–26.

¹⁷ "Joint Vision for the Allia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The White House, June 16, 2009,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joint-vision-alliance-united-states-america-and-republic-korea>; "Joint Declaration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Alliance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White House, May 7, 2013,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3/05/07/joint-declaration-commemoration-60th-anniversary-alliance-between-republ>; Nirav Patel and Lindsey Ford, "The Future of the U.S.–ROK Alliance: Global Perspectives,"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21, no. 4 (December 2009): 401–16.

¹⁸ Jennifer Lind, "Keep, Toss, or Fix? Assessing U.S. Alliance in East Asia," in *Rethinking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1–45; Yasuhiro Izumikawa, "Network Connections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Hub-and-Spokes Alliance System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5, no. 2 (October 2020): 7–50.

¹⁹ Man Fung YEUNG, "The Change and Continuity of U.S. Asia-Pacific Policy: From Obama to Trump," *The Yonsei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3, no. 2 (January 2022): 32–53.

中。²⁰換言之，美國的舉措使美韓雙方之間的一致程度減少。

此外，民眾對駐韓美軍的態度亦影響其對美韓聯盟的態度。雖然駐韓美軍的佈署能抵禦北韓可能的挑釁，但是南韓亦需要承受駐韓美軍在韓所帶來的負作用。首先，駐韓美軍在南韓享有治外法權問題。換言之，駐韓美軍成員在駐韓期間不受南韓法律所管轄。因此，當地民眾與美軍成員之間的司法糾紛無法解決。除了 2002 年駐韓美軍在遷移期間意外輾斃女童的事件之外，駐韓美軍在當地的犯罪問題以及與當地人之間的衝突難以利用司法途徑解決，使在美軍基地附近的居民對駐軍感到不滿。²¹ 另外，南韓維持駐軍的成本亦日益高漲。其中，韓國於 1991 年需要支付九千八百萬美元，於 2013 年上升到八億美元。²² 另外，在川普時期，美國為了減少在海外投射自身的影響力的成本，華府向南韓索要更多駐軍以及維護導彈系統的費用，使南韓的負擔增加。²³ 再者，隨著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競爭日漸激烈以及駐韓美軍在南韓的佈署，使部分的南韓民眾認為若果美中兩國爆發軍事衝突，南韓亦有可能因為駐韓美軍的原故而遭受波及。²⁴ 在此

²⁰ Victor D Cha, "Allied Decoupling in an Era of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3, no. 4 (December 2020): 509–36; 陳麒安，吳崇涵，〈南韓在美國與中國之間的避險戰略〉，《問題與研究》，第六十一卷第二期，2022 年 6 月，頁 1-49。

²¹ Kyung-man Park, "U.S. Soldier Accused of Rape Released without Arrest," *The Hankyoreh*, September 30, 2011, https://english.hani.co.kr/arti/english_edition/e_national/498717.html; Kyung-mi Lee, "Life in the Shadow of a US Military Base," *The Hankyoreh*, July 13, 2012, https://english.hani.co.kr/arti/english_edition/e_international/542411.html.

²² Myung-bok Bae, "Money Matters in Washington and Seoul: The Military Cost-Sharing Wrangle Grows More Bitter," *Global Asia*, Vol. 8, No.3(September 2013), pp. 48-51.

²³ Bob Woodward, *Fear: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8); Randall Schweller, "Three Cheers for Trump's Policy: What the Establishment Misses," *Foreign Affairs* 97, no. 5 (September 2018): 133–43; Victor Cha,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Success: U.S. Retrenchment from Korea," *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31, no. 2 (June 2019): 165–91.

²⁴ Er-Win Tan, Jae-Jeok Park, and Tomohiko Satake, "Security Hedging Strategies of U.S. Allies and Partners in the Era of Trump: The ROK, Japan and Singapore as Case Studies," *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32, no 2 (June 2020): 163-184; Oriana Skylar Mastro and Sungmin Cho, "How South Korea Can Contribute to the Defense of Taiwan," *The*

背景下，南韓內部開始就維持美韓聯盟的方式作出反思，以在聯盟之間的提升自身的主權與安全。包括在維持聯盟關係下，減少駐軍的數量，甚或提出南韓研發核子武器，提升對北韓的嚇阻能力以及應對美國可能對南韓減少安全承諾時所帶來的「被遺棄的困境」。²⁵

研究假設二之一：在其他條件不變下，民眾認為美韓雙方利益一致程度越高時，民眾越支持維持美韓聯盟。

研究假設二之二：在其他條件不變下，民眾認為駐韓美軍應撤出南韓時，民眾越期望減少美韓聯盟對南韓的影響力，以維持本國的主權。

再者，中國因素亦是其中一項因素影響南韓民眾對美韓聯盟的看法。在 1992 年中韓建交後，首爾致力強化與北京的關係。對於首爾而言，強化與北京的外交關係一方面得以獲取更多的經濟利益，另一方面亦能與中國合作，共同應對北韓核武威脅。²⁶縱使南韓擴大與中國在經濟層面上的交往，以尋求擴大與中國的合作得以達至安全層面，但是雙方在安全問題上仍存在一定分歧，使雙方的合作難以擴大。南韓事實上希望借助中國與北韓之間的同盟關係，壓制北韓的挑釁。中國縱使希望實現北韓的去核化，但是基於北韓在維護中國東北地區邊境安全的角色，中國政府因而避免對平壤採取嚴厲的措施。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亦擔心美韓聯盟的影響力對中國的安全造成侵害，因而對首爾維持防備。

在 2009 年北韓核子試驗以及 2010 年的延坪島、天安艦事件後，中國政府雖然對北韓核子試驗持反對的態度，但是中國對制裁的執行持保留的態度。另外，在北韓攻擊南韓本土後，中國政府因需要維持與北韓的經貿關係而對事情持被動的態度。另外，當美國與南韓進行軍演，以抵禦北韓

Washington Quarterly 45, no. 3 (July 2022): 109–29.

²⁵ Jennifer Lind and Daryl G. Press, “Five Futures for a Troubled Alliance,” *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33, no. 3 (September 2021): 357–80.

²⁶ Scott Snyder, *China’s Rise and the Two Koreas: Politics, Economics, Security*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9).

的挑釁時，中國政府反對與批評美韓的回應方式，使南韓民眾對中國的反感程度提升。²⁷另外，中國對 2016 年北韓核試的態度更加深南韓民眾對中國的負面態度。在北韓舉行核試後，南韓無法就此事與中國溝通後，朴槿惠政府同意美國在南韓本土佈署終端高空防禦飛彈系統（又稱薩德系統，The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System, THAAD），以防禦北韓的挑釁。²⁸然而，中國政府以該系統的雷達能探測中國領土且威脅中國本土安全為理由，以經濟制裁的方式逼使南韓政府撤回相關的決定。²⁹ 在中國的外交施壓後，南韓政府雖然設法對中國採和解政策，使中國解除對南韓的制裁，但是南韓民眾對於中國對北韓核試的被動以及薩德入韓一事的回應方式感到不滿。

事實上，2016 年中韓薩德事件激發了南韓民眾以及決策者對中國的反思。包括對中國在朝核問題的上扮演何等角色以及中國對南韓的國家利益影響的反思。首爾雖然設法借助中國對北韓的影響力牽制北韓的挑釁，但是中國受制於自身在東北亞的利益因而避免採用嚴厲的措施對北韓施壓。換言之，中國事實上不具備足夠的影響力阻止北韓的挑釁。³⁰北京不但難以與首爾在此問題上建立合作的關係，而且更難以使用調停者或仲裁者的身份緩和東北亞緊張的局勢。再者，隨著中美大國競爭日漸緊張，中國亦需要維持與北韓的關係，以建立自身的陣營與政治影響力。因此，中國更視北韓為其重要的戰略資產而非負債；中國在此時期可能採較為寬容

²⁷ Victor D. Cha, *The Impossible State: North Korea,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Ecco, 2018).

²⁸ Suk Hee Han, "Resetting the South Korea-China Relationship: The THAAD Controversies and Their Aftermath," *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31, no. 4 (December 2019): 539-57.

²⁹ Florence Wen-Ting Yang, "Asymmetrical Interdependence and Sanction: China's Economic Retaliation over South Korea's THAAD Deployment," *Issues & Studies* 55, no. 04 (December 2019).

³⁰ Hongseo Park and Jae Jeok Park, "How Not To Be Abandoned by China: North Korea's Nuclear Brinkmanship Revisited," *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29, no. 3 (September 2017): 371-87.

的態度回應北韓的導彈試驗。³¹

另外，在薩德事件後使南韓重新反思中國對南韓的利益帶來的影響。雖然與中國強化交往使南韓在經濟上帶來可觀的收益，但是此亦意味著南韓對中國的經濟依賴進一步加深，使南韓的經濟自主進一步削弱。³² 與此同時，隨著中國在應對外交爭端時採用經濟制裁的頻率進一步提升，使南韓擔心若果對中國經濟依賴持續或中韓之間再次出現外交爭端時，中國政府會再次採用經濟制裁向南韓施壓。此情景無疑增加南韓在經濟以及安全上的風險。除此之外，隨著中國進一步擴大自身在地緣政治以及意識形態的影響力，南韓民眾亦需要重新思考中國能否為南韓國家利益帶來正面影響。

在此背景下，南韓民眾開始認為首爾強化與美國的關係有助本國維持自身的主權以及經濟安全。根據峨山政策研究院（Asan Institute）就南韓民眾對首爾如何回應中美大國競爭的態度中，選擇強化美國關係的民眾由2014年的59.6%上升2022年的85.5%。³³ 因此，在2022年南韓總統大選期間，代表國民力量（南韓保守勢力的政黨）的候選人尹錫悅在競爭時提出南韓應強化與美國的聯盟關係以及加入美國的「印太戰略」，以回應國際局勢的發展。³⁴

研究假設三之一：在其他條件不變下，當南韓民眾對中國在北韓核

³¹ Sungmin Cho and Oriana Skylar Mastro, “North Korea Is Becoming an Asset for China,” *Foreign Affairs*, February 3, 202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north-korea/2022-02-03/north-korea-becoming-asset-china>; Mastro and Cho, “How South Korea Can Contribute to the Defense of Taiwan.”

³² Ellen Kim and Victor Cha,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South Korea’s Strategic Dilemmas wi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sia Policy*, no. 21 (January 2016): 101–22.

³³ “South Koreans and Their Neighbors 2022” (Seoul: The Asan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June 8, 2022), <http://en.asaninst.org/contents/south-koreans-and-their-neighbors-2022/>.

³⁴ Suk-yeol Yoon, “South Korea Needs to Step Up,” *Foreign Affairs*, February 17, 202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south-korea/2022-02-08/south-korea-needs-step>; Jong-Chul Park, “Tasks of North Korea Policy of the Yoon Suk-Yeol Government: Déjà vu or a New Paradig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Unification Studies* 31, no. 1 (June 2022): 1–35.

問題的角色持負面態度時，南韓民眾越支持維持美韓聯盟。

研究假設三之二：在其他條件不變下，當南韓民眾認為與中國互動能為本國帶來正面影響時，南韓民眾期待減少美韓聯盟的影響力，以維持既有的利益。

透過討論影響南韓民意對美韓聯盟態度的因素後，本文接下的部分將會討論相關資料的處理，以驗證研究假設。

參、參數之建構

為了驗證以上的假設，研究者將會採用由峨山政策研究院（Asan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於 2018 年所蒐集的民意調查數據，以分析本研究假設中所提及的因素在影響民眾對美韓同盟態度的關係。³⁵ 此調查旨在蒐集南韓國內（包括濟洲島）19 歲以上民眾對本國各項重要議題，包括北韓統一問題、外交問題以及國內社會經濟問題中的看法。從此次的數據庫中，研究者能夠提取 1200 筆有效的經驗數據作分析。

除了數據庫的內容使研究者得以驗證研究假設，採用 2018 年的經驗數據得以分析南韓民眾對美韓聯盟的態度。在 2018 年前後朝鮮半島與「印太」地區情勢的變化使南韓民眾得以反思美韓聯盟對維護南韓安全的價值。在 2018 年前後，南韓經歷了中韓薩爭議下的衝擊、川普政府試圖對韓國減少安全承諾，以及川金會後東北亞局勢的發展。而該等事件使南韓民眾反思與美國維持同盟關係的價值，以及如何在「安全」與「主權」之間取得平衡。因此採用此數據可以分析何種因素影響南韓民眾對美韓聯盟的看法。

³⁵ “South Korean Public Opinion Survey, 2018,” Korea Social Science Data Archive, 2021, <https://kossda.snu.ac.kr/handle/20.500.12236/24681>.

一、依變數的建立

首先，本研究的依變數為民意對美韓聯盟的看法。依變數的經驗數據將會由數據庫第 25 題組中抽取。本題組旨在調查受訪者認為南韓是否必須維持與美國的同盟關係。本題組的分數以 1 至 4 分呈現；分數越高代表美韓聯盟必須存在。

表 1 受訪者對美韓聯盟的態度

受訪者對美韓聯盟的態度(%)	
非常不必要	1.4%
不一定必要	4.5%
必要	52.8%
非常必要	41.3%
總計	10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縱然 2018 年前後經歷各類型的外交事件（包括中韓薩德爭議、2018 年新加坡峰會等），以及美韓雙方在此時期均想減少維持聯盟的成本，但是在表 1 反映接近 90% 的受訪者認為美韓聯盟必須要維持，而只有 5% 的受訪者意為聯盟並無必要存在。

二、自變數的建立

本研究的自變數分別討論北韓、美國以及中國的因素如何影響民眾對美韓聯盟的態度。

首先，研究者驗證北韓因素如何影響南韓民眾對美韓聯盟的態度。就分析民眾對北韓是否為南韓構成安全威脅一事中，研究中從題 13 中獲取相關數據。此題組旨在調查民眾對兩韓爆發戰爭的可能性之態度。自韓戰結束以來，北韓對南韓的舉措，包括滲透、恐怖襲擊、導彈與核子試驗，甚至攻擊南韓本土等的行動不但為南韓本土安全帶來威脅，而且使南韓處

於戰爭危機。因此，採用此題組得以分析南韓民眾對北韓威脅的態度。此題組將會以 1 至 4 分的方式測量之，當分數越高時，民眾認為兩韓爆發戰爭的機會越大。另外，研究者將會從題 1 中獲取民眾對兩韓統一的態度。如同題 13 的測量方式，此題組將會以 1 至 4 分的方式測量之，當分數越高時，民眾認為兩韓之間的不需要急於完成統一。

此外，為了驗證假設二，即是美國因素如何影響南韓民眾對美韓聯盟的態度，研究者將會從題組 27 的第 5 分題以及題 28 中提取相關的數據進行分析。前者旨在調查南韓民眾認為韓美之間的利益是否一致；本題以 4 分量表的方式測量之。當分數越高的時候，受訪者認為兩國利益一致程度越高。另外，題 28 問及駐韓美軍應否駐紮於韓國。此題組的選項為二元對立選項，分別是：（1）應該駐紮，以及；（2）不宜駐紮。因此，研究者將「不宜駐紮」納入統計分析並將「應該駐紮」納入為對照組，分析駐韓美軍因素如何影響民眾對美韓聯盟的態度。

最後，為了驗證假設三，即是中國因素如何影響南韓民眾對美韓聯盟的態度，研究者將會從 31 題組中的第一以及第二分題中提取相關的數據進行分析。前者旨在調查民眾認為中國能否幫助解決北韓核問題，而後者則調查民眾認為中國為南韓帶來的利益是否比美國的重要。利用此題組可分析南韓民眾對中國的看法，以及此因素如何影響南韓民眾對美韓聯盟的態度。兩項分題均以 1 至 4 分的方式測量之。因此，當分數越高的時候，受訪者對題目中的陳述更為同意。

三、控制變數的建立

研究者亦會納入受訪者個人因素為控制變數，以排除在統計上的虛擬相關的問題。因此，受訪者的政治立場與政黨認同、教育程度以及年齡世代的因素將會納入到統計模型當中。

首先，研究者將會納入民眾的政治光譜。相關的數據將會由 67 題組

中獲取。研究者將題目的數據重新編碼為三個類別數據，分別為：（1）進步勢力；（2）中立，以及；（3）保守勢力。在納入此變數時，研究者將「保守勢力」納入為對照組。

另外，在教育程度的因素中，研究者從 DQ2 題組中獲取相關的數據並進行重新碼為兩大組別：（1）「高中或以下」，以及；（2）「大學或以上」。研究者將「大學或以上」納入為對照組。

最後，研究者將年齡世代納入分析。從研究中指出，年齡世代對影響對美韓聯盟的態度有一定的影響。其中，南韓的「386 世代」³⁶持強烈的反美情緒以及對聯盟持負面的看法。在這方面，他們認為美國阻礙南韓實現政治自由化以及韓朝和解。³⁷因此，研究者將會依據受訪者的年齡分為 5 個組別：（1）19 歲至 29 歲的受訪者將會歸類為「19 至 29 歲」；（2）30 歲至 39 歲的受訪者將會歸類為「30 至 39 歲」；（3）40 歲至 49 歲的受訪者將會歸類為「40 至 49 歲」；（4）50 歲至 59 歲的受訪者將會歸類為「50 至 59 歲」，以及；（5）60 歲或以上的受訪者將會歸類為「60 歲或以上」。在分析年齡世代是否對影響民眾對美韓聯盟態度時，研究者將會以「60 代或以上」列入對照組，並與其他組別作對照。

肆、分析結果之討論

為了驗證各項假設是否在影響南韓民眾對美韓聯盟的態度中具顯著關係，研究者採用多元線性迴歸模型作分析。從表 2 中得出以下的結果。

³⁶ 386 世代是指出生於 1960 年代的民眾，於 1980 年代入讀大學並在 50 歲成為社會菁英。他們主要是南韓民主化的中流砥柱。其中盧武鉉的支持者大多來自此世代，他們主張國家的自由化的同時，在對北韓的政策上主張採和解的政策，以及期待在美韓聯盟中尋求更多的自主。參考：Hahm Chaibong, “South Korea’s Miraculous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19, no. 3 (July 2008): 128–42.

³⁷ Tae-Hyo Kim and Bernard Rowan, “The Rise and Fall of South Korea’s 586 Genera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 US Allianc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45, no. 2 (April 3, 2022): 23–38.

表 2 影響南韓民眾對美韓同盟態度之因素分析結果

	β (標準誤)
常數	3.311 (0.113) ***
北韓因素	
南韓民眾對北韓威脅的擔憂	0.088 (0.021) ***
南韓民眾對統一問題的態度	0.36 (0.042)
美國因素	
南韓民眾對韓美利益一致程度之看法	0.125 (0.020) ***
南韓民眾認為駐韓美軍撤出南韓（與支持維持駐韓美軍的南韓民眾作對照）	- 0.521 (0.038) ***
中國因素	
南韓民眾對中國在朝核問題中所扮演的角色之態度	-0.016 (0.021)
南韓民眾對中國的態度	-0.116 (0.020) ***
控制變數	
受訪者政治光譜（與「保守勢力」作對照）	
「進步勢力」	-0.105 (0.042) *
中立	-0.116 (0.038) **
受訪者年齡世代（「60 歲或以上」作對照組）	
19 至 29 歲	-0.168 (0.052) ***
30 至 39 歲	-0.158 (0.052) **
40 至 49 歲	-0.114 (0.049) *
50 至 59 歲	-0.116 (0.046) *
受訪者教育程度（「大學或以上」作對照組）	
高中或以下	-0.020 (0.036)

模型資訊說明：

 $R^2 = 0.328$ Adjust $R^2 = 0.320$

df: 13

N: 1200

p-value : $p < 0.001$

資料來源：2018 南韓民意調查（South Korean Public Opinion Survey）

說明：* $p<0.05$; ** $p<0.01$; *** $p<0.001$

首先，就北韓因素而言，兩韓統一的因素在影響民眾對美韓聯盟的態度中在統計上無顯著的影响力，但是北韓威脅的因素在統計上影響民眾對美韓同盟的態度（ $p<0.001$ ）。當民眾對北韓威脅的擔憂上升一個單位時，民眾對美韓聯盟的態度亦會上升 0.088 個單位。換言之，當民眾越認為北韓為南韓帶來安全上的挑戰時，民眾支持強化美韓之間的聯盟關係。

此外，美國因素在統計上顯著影響民眾對美韓聯盟的看法。首先，就民眾對韓美利益的一致程度中，此因素對影響依變數具 99.99% 的影響力。當此自變數上升一單位時，依變數亦會隨之上升 0.125 個單位。換言之，當民眾認為韓美之間的利益一致程度越高時，民眾對美韓聯盟持正面的態度。另外，在駐軍問題上，認為駐韓美軍應撤出南韓的民眾相較於認為美軍仍需維持駐守南韓的民眾，對美韓聯盟持較為負面的態度。

再者，在中國因素中，民眾對中國在北韓問題中扮演的角色在統計上無法顯著影響民眾對美韓聯盟的態度。然而，南韓民眾就中國影響南韓國家利益一事的因素與對美韓聯盟的態度之間，在 99.9% 的顯著水準下持負相關。換言之，在控制各項變數下，當南韓民眾認為中國比美國更影響南韓國家利益時，該民眾對美韓聯盟的支持度亦會隨之下降。

最後，在控制變數中，只有民眾的政治立場與年齡世代在影響美韓聯盟的態度上具顯著的影響力。就政治立場而言，支持「進步勢力」的民眾，以及政治中立的民眾各自與支持「保守勢力」的民眾比較之下，對美韓聯盟持較為保留的態度。換言之，支持「保守勢力」的民眾對美韓聯盟持正面的態度。此外，在年齡世代的因素中，各年齡群相較於「60 歲或以上」的群組，對美韓聯盟的態度持較為保留的態度。因此，此分析結果印證了既有文獻中年齡年代對影響民眾對美韓聯盟態度的分析。

根據表 2 的分析結果，只有朝韓統一的因素以及中國在朝鮮半島中所

扮演的角色之因素在統計上無法顯著地影響南韓民眾對美韓聯盟的態度。然而，其餘的自變頂在統計上顯著地影響依變項。因此，從以上的分析中，當民眾越認為北韓為南韓帶來安全上的挑戰、認為韓美利益一致時，民眾對美韓聯盟的維持持積極的態度。反之，當民眾認為應減少駐韓美軍且認為中國所帶來的利益比美國重要時，民眾對美韓聯盟的維持與強化持保留的態度。

伍、結論

為了分析南韓民認對美韓聯盟的態度，本次研究不會採用個別案例作分析。取而代之的是，研究者嘗試利用經驗數據分析北韓、美國以及中國因素對影響南韓民眾對美韓聯盟態度的關係。從研究分析中，研究者發現當民眾認為北韓對南韓國家安全構成威脅、以及認為美韓兩國之間的利益一致時，民眾越有可能對維持美韓聯盟持積極的態度。相反，當南韓民眾期待駐韓美軍撤出南韓以及認為中國為南韓帶來的利益比美國重要時，民眾對維持美韓聯盟持保留的態度。

本研究雖然採用 2018 年的經驗數據作分析，但是利用該經驗數據作分析足以推論南韓民眾對外交議題看法的因素如何影響南韓政局的發展。雖然南韓在文在寅主政期間嘗試減少美韓聯盟的影響力以及在中韓薩德事件後對北京與華府採平衡外交，以防止本國的利益再次受侵害，但是隨著南韓國內對中國不滿的情緒日益上升且南韓民眾期待首爾在中美大國之間更進一步向美國靠攏，以維持本國的尊嚴與安全。此現象使南韓政治菁英必須重新思考本國的外交政策走向。在這方面，在 2022 年南韓總統大選期間，代表保守勢力的國民力量候選人尹錫悅在競選期間提出南韓應強化與美國、日本在安全事務上的合作且對參與美國為主導的「印太戰略」持積極的態度。

雖然北韓威脅的因素在影響民眾對美韓聯盟態度一事中仍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中美大國競爭的因素的重要性只與北韓威脅等量齊觀。因此，相比其他亞太國家，南韓需要在區域上同時面對多個威脅來源。與此同時，鑑於民意對外政策的態度與政府實際的政策上存在落差，此現象使首爾在回應國內民意以及區域局勢的情況兩者之間造成挑戰。因此，政府宜在外交政策議題上強化與民眾溝通，使民眾了解國際局勢發展的同時亦使政府更為有效吸納民意，從而提升政策的效能。此外，因應國際局勢以及南韓國內民意的發展，南韓除了強化與美國的同盟關係以提升參與美國「印太戰略」的積極度外，南韓更能強化與其他民主國家的在安全與政治上合作，以及擴大自身的經貿網絡以減少對單一市場的依賴，使南韓有足夠的能量抵禦北韓的壓力與美中大國競爭下的副作用。

利用量化分析方法分析影響南韓民眾對美韓聯盟的態度能補足案例研究中只單獨分析個別因素的影響的限制。換言之，量化研究方法更同時觀察多個變數如此影響民眾對聯盟關係態度，從而提升研究此議題的價值。就目前而言，研究者期望此研究能就分析南韓民眾對美韓聯盟的態度的議題上提供另類的角度與觀點並在此議題上作出相關的學術與政策貢獻。研究者期待更多的民意調查數據得以更新與公開，使未來可以採用更多樣的角度分析影響南韓民眾對美韓聯盟的態度。

責任編輯：鍾辰函

附件、本研究變數之建構

表 3 本研究變數之處理

變數類型	變數名稱	題號及題幹	編碼方式
北韓因素	對兩韓統一 的看法	題 3：（您如何） 看待兩韓之間的 統一。	本變數為連續變數的方式納入統計模型作分析。在此變數中，當分數越高時，民眾認為兩韓不急於完成統一。 1. 盡快統一 2. 根據當下情況進行 3. 沒必要急於統一 4. 沒有統一的必要
	對北韓威脅 的擔憂	題 10：您認為兩 韓爆發戰爭的機 率有多大	本題將會以連續變數的方式納入統計模型作分析。在此變數中，當分數越高時，民眾認為戰爭爆發的可能性越大。 1. 完全沒有可能性 2. 沒有可能 3. 有可能 4. 完全有可能
美國因素	對韓美利益 一致程度的 看法	題 27-5：你認為 韓美之間的利益 一致	本題以連續變數的方式納入統計模型中。在此變數中，當分數越高時，則代表受訪者認同美國與南韓之間的利益一致。 1. 非常不同意 2. 不同意 3. 同意 4. 非常同意
	對駐韓美軍 的看法	題 28：你如何看 待駐韓美軍？	本變數為類別變數，在分析模型中，研究者將「駐韓美國應撤出南韓」作對照組。 1. 應撤出南韓 2. 應駐守南韓
中國因素	對中國在北 韓問題上所 扮演角色的 態度	題 31-1：中國將 會協助解決北韓 核問題	本題以連續變數的方式納入統計模型當中。當分數越高時，則代表受訪者越認同中國有意願在解決朝鮮半島核問題上扮演積極的角色。

變數類型	變數名稱	題號及題幹	編碼方式
			1. 非常不同意 2. 不同意 3. 同意 4. 非常同意
	對中國的看法	題 31-1：從南韓的角度而言，中國比美國的利益更重要	本題以連續變數的方式納入統計模型當中。當分數越高時，代表受訪者越有可能認為中國為南韓帶來的利益比美國的更為重要。 1. 非常不同意 2. 不同意 3. 同意 4. 非常同意
控制變項			
國內政治因素	民眾政治光譜	題 67：您認為您屬於進步勢力的支持者，還是保守勢力的支持者	本題為類別變數。研究者將民眾的政治立場重新編碼為三個組別，並以「保守勢力」為對照組。 1. 保守勢力 2. 中立 3. 進步勢力
受訪者年齡世代	受訪者年齡世代	受訪者年齡世代取自於題 SQ1。	本變數為類別變數，研究者將受訪者的年齡世代重新劃分為 5 個組別，並將「60 歲或以上」為對照組 1. 19 至 29 歲 2. 30 至 39 歲 3. 40 至 49 歲 4. 50 至 59 歲 5. 60 歲或以上
教育程度	民眾教育程度	DQ2 題組：請問你的教育程度為？ 受訪者有以下五個選項：(1) 初中或以下；(2) 初中畢業；(3) 高中畢業；(4)	本題為類別變數。研究者將「大學或以上」納入為對照組。 1. 高中或以下 2. 大學或以上

變數類型	變數名稱	題號及題幹	編碼方式
		大學畢業，以及； (5) 研究院或以上。為了方便進行分析，研究者將以上數據重新編碼為以下兩個組別，分別為「高中或以下」以及「大學或以上」。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